

# 司汤达年谱(下)

许光华

## 1822年(贝尔三十九岁)

贝尔被赶出米兰之后,离开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情人,他在心情极度苦恼、哀伤之中发表了哲学著作《论爱情》。在这部著作中,他吸收了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卡巴尼斯和特拉西等人的有关理论,建立了自己关于“爱情”的学说,“第一次表现了他心理分析的天才”。在《论爱情》中,司汤达论述了爱情的产生和它的自然特性,并把爱情划分为“热烈的爱情”、“趣味的爱情”、“虚荣的爱情”和“肉体的爱情”共四种。他着重分析了“热烈的爱情”,并指出它产生、发展的七个阶段和结晶现象。实际上,这是一部研究当时资产阶级爱情的重要著作,也是我们研究司汤达创作的一份珍贵资料。可是,这部著作当时并未引起强烈反响。<sup>①</sup>

7月:英国一个剧团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亚的悲剧。由于自由派以狭隘的爱国主义煽动对英国(神圣同盟的发起国之一)的敌对情绪,致使剧团不能举行正式公演,只能以预约方式在一条小巷里作有限制的小型演出。司汤达对这种作法十分反感。

10月:司汤达的论文:《拉辛与莎士比亚》(副标题是《为创作能使1822年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走莎士比亚的道路?》),在巴黎的英国侨民刊物《巴黎每月评论》上发表。

## 1823年(贝尔四十岁)

1月:关于喜剧的论文:《笑》,在《巴黎每月评论》一月号上发表。后来司汤达又写了一篇叫做《浪漫主义》的文章,与前两篇文章汇集在一起,以《拉辛与莎士比亚》的书名问世,这就是《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这部文艺论著的锋芒是指向以法兰西学院为代表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和封建时代的文艺思想的。当时也没有引起注意。

本年,司汤达的《罗西尼的生平》出版。

## 1824年(贝尔四十一岁)

4月24日:法兰西学院举行会议,院士兼终身秘书欧热发表演说,攻击随处都在谈论的浪漫主义。此时的法兰西学院已成为古典主义的堡垒和官方思想的代表,因此,政府的报纸大肆宣扬欧热的发言,巴黎大学和教会也从各方面加以支持,这样,就把争论变成了官方的有意干涉和反对。司汤达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政治形势,决心予以反击。

## 1825年(贝尔四十二岁)

3月:《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发表,采取与古典主义者书信往来的论辩形式,对古典主义代表欧热攻击浪漫主义的演说进行答辩。

<sup>①</sup> 据高尔基回忆,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对这本书评价并不高,他认为司汤达是个“小说家”,而“不是个哲学家”。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中，作者提出莎士比亚与拉辛分别作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代表，反映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与封建贵族、旧艺术的对立。

实际上，司汤达的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和美学观点。他说：“浪漫主义是这样一种艺术，它给予人民的是符合他们当时的习惯和信仰、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快感的文学作品”。他认为，历史上一切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都是浪漫主义；一切摹仿，因袭前人而不去“观察和摹拟自然”的都是古典主义。因此他说：“实际上，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这一年，司汤达还出版了《论反对工业家的一个新阴谋》。

#### 1827年(贝尔四十四岁)

这一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曼斯》(或《巴黎一个沙龙的几幅图景》)。小说通过贵族社会一对男女青年马利维和左以洛娃的爱情悲剧，以及他们厌恶上层社会的古怪性格，反映了复辟时期的贵族生活。是描写复辟时期贵族社会的重要作品。作者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的时代是悲惨的”，所以他的作品也是悲惨的。

这一年，英国剧团再度到巴黎演出。这时法国文坛上浪漫主义正向古典主义进行着猛烈的冲击。雨果在这一年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他为本书写的序言成了向古典主义进行斗争的宣言书和旗帜。英国剧团在圣·马丁门戏院的演出获得空前的成功，说明法国观众已开始对古典主义产生反感而倾向于浪漫主义。

#### 1828年(贝尔四十五岁)

元旦：司汤达到达米兰，但被米兰警察局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在作品中“传播最有害的政治原则”以“十恶不赦的傲慢态度攻击奥地利政府”等。

2月23日：伊泽尔省格勒诺布尔市处决了一个杀人犯，事情的经过是：该省北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马蹄铁匠的儿子安托万·贝尔泰，颇有天才，一度进格勒诺布尔神学院学习，后因病停学，被一乡绅聘为家庭教师。但是他与乡绅的妻子发生了暧昧关系，不到半年就被辞退。他到另一人家任教不久，又因风传他同这家小姐有不正当关系而被解雇。他怀疑流言是第一家夫人所为，决心报复，在布朗格教堂前对她开了两枪，结果被处决。这件事为司汤达日后写《红与黑》提供了的素材。

从这一年开始到1839年，司汤达陆续发表了《凡尼娜·凡尼尼》、《维多利亚·埃哥冷波尼》、《杉西家族》、《加斯特罗的女修道院院长》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以及另外一些作品的未完成稿，在他死后，经人整理编辑以《意大利遗事》的书名出版。

《意大利遗事》中的作品，为司汤达写作长篇小说《红与黑》、《吕西安·娄凡》和《巴尔玛修道院》等作了准备。其中有些人物性格，在长篇小说中有了发展。

单就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司汤达在刻划人物性格和心理描写方面的杰出才能，以及文字上的精练。高尔基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

#### 1829年(贝尔四十六岁)

年初，司汤达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凡尼娜·凡尼尼》<sup>①</sup>。作品叙述意大利一个年轻的烧炭党领袖比埃尔特洛和一个贵族少女凡尼娜发生恋爱。后因她出卖组织，致使密谋败露，同志惨遭杀害。比埃尔特洛知道真情以后，毅然与她决裂。作品谴责了贵族少女的自私，赞扬了秘密爱国团体烧炭党员的崇高品质。

<sup>①</sup> 这篇小说在1855年收入《意大利遗事》。1896年，德国剧作家保尔·海斯曾将它改编成四幕剧，并几次被搬上银幕。

3月21日：比利牛斯省发生一件轰动的事件：巴涅尔德比戈尔的一个木器工人阿德里安·拉法尔格，由于已婚女子泰雷兹的挑逗和勾引而坠入情网。不久泰雷兹另有所欢而抛弃了他。在妒嫉和极度痛苦之中，木器工人决心复仇，他寻找机会向泰雷兹打了两枪。结果被比利牛斯法庭判处五年徒刑。这件事也为他写作《红与黑》提供了素材。

10月25—26日夜，于马赛，司汤达产生了要写“于连”的意念，立即动笔写《红与黑》这部书。

本年，《罗马漫游》一书出版。后来果戈里十分喜爱这部书。

### 1830年(贝尔四十七岁)

3月：司汤达在《巴黎评论》发表了《拜伦爵士在意大利》，热情洋溢地叙述了自己与拜伦认识过程和友谊。后来科隆将它编入《拉辛与莎士比亚》的附录。

5月：小说《于连》校印时，司汤达将其改名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红”，象征革命，“黑”意味着袍。

7月27—29日：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历史上称为“光荣的三天”。七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朝复辟势力的革命，可是胜利果实被金融资产阶级所夺取。司汤达对金钱至上，证券交易，和重实利而漠视精神生活的七月王朝深恶痛绝，都化为他的长篇小说的新内容。

9月：司汤达因生活所逼，再度出来从事政务，于本月被七月王朝任命为的里雅斯特领事。但由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拒绝，他在这里仅任职一年，就被改派为西维达—维基亚这个教皇管辖下的海滨小城的领事，直到逝世没有调离过此地。

11月：长篇小说《红与黑》出版，全书共约700页。作品通过外省一个锯木匠的儿子于连野心勃勃单独向敌对的上流社会挑战终遭失败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复辟王朝末期封建贵族和教会的黑暗，腐败和反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作品还深入地描写雅各宾党人的革命传统，和他们同反动势力的斗争。

这部小说反映的是复辟王朝统治最后阶段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风貌，作品的副标题就是：1830年纪事。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公开申明，他要“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并借出版家之口，诙谐地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由此可见作者是有意识地把《红与黑》作为一部政治小说来写的。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明确地表白了自己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看法：“噫，先生，小说是可以用来照路的一面镜子，它一会映出蓝色的天空，一会又映出道路上的泥塘。您为什么要责难在自己的行囊中装着一面镜子的人是不道德的呢？他的镜子照出泥塘，而您却责备镜子！最好您还是责备布满泥泞的路；要是责备护路的人，说他不应该让水停滞在路上，弄得道路泥泞，那就更好了！”《红与黑》是司汤达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sup>①</sup>

对《红与黑》，历来作家、评论家众说纷纭，歌德曾热情地赞扬过这部作品；可是雨果却认为这是一部“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的书。

### 1831年(贝尔四十八岁)

本年2、3月间，意大利烧炭党在七月革命影响下，在莫德纳，帕尔马等地发动起义，但因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而遭失败。同年，以马志尼(1805—1872)为代表的民主派，在法国马赛成立“青年意大利”，他们的政纲代表意大利中小资产阶级利益；他们随后几年所发动的几

<sup>①</sup> 《红与黑》大约已有十来次被搬上银幕。

次起义虽然也遭失败，但唤起了意大利民族意识，和民主共和思想。

10月18日：司汤达应意大利朋友萨尔瓦纽利的要求，写了一篇论《红与黑》的文章。萨尔瓦纽利是佛罗伦萨的律师兼作家，和司汤达友谊很深，他打算在佛罗伦萨的文艺杂志《文丛》上介绍《红与黑》，要求司汤达提供一些材料和看法，后来因该杂志在意大利遭到查禁，这篇文章，当时未能与读者见面，直到1928年才在法国第一次印成小册子。1833年，在萨尔瓦纽利的遗稿中也找到该文的意大利译文。

文章是用书简体写成的，署名D·格吕福·帕泊拉。除对《红与黑》作了自我分析外，在开头部分，还对当时法国外省生活和流行的小说发表了看法，是一篇了解司汤达文艺观点的重要材料。

11月21日：法国里昂纺织工人举行第一次起义。

### 1832年(贝尔四十九岁)

这一年司汤达经常往返于罗马和西维达——维基亚之间，也到过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锡耶纳等地。司汤达当时在领事馆里招人讨厌，受人监视。人们讨厌他的“鬼性格”，对他“敬而远之”，认为他是一个“伪装的共和党人”，只是“违心地屈从于七月王朝”。他的抽屉常遭搜查，他的行为常被告密，他不得不把文字译成密码。实际上，司汤达的确痛恨七月王朝，他认为七月王朝命在旦夕，无需多长时间就会垮台。

在西维达——维基亚，司汤达努力回忆自己的行动和思想，追忆过去的生活，在这一年写了《一个自我主义者的回忆》。这些非常简短的回忆录，是叙述他1821—1822年间重返巴黎的事。回忆录采用编年方式，可看作他日记的续篇。本书生前未有出版。

### 1833年(贝尔五十岁)

这一年，司汤达专心研究从罗马旧书商那里买来的意大利十六、七世纪罗马历代教皇和大主教传记的古手抄本。当他读到一篇讲述十六世纪巴尔玛法尔内捷一家的故事时，记下了这样话：“教皇保罗三世<sup>①</sup>的青年时代是很惊人的……”，五年以后，作者回头再来研究这篇故事，就决定拿它作为《巴尔玛修道院》这部长篇小说的基础。

### 1834年(贝尔五十一岁)

这一年，司汤达写作小说《吕西安·娄凡》。这是一部未完成稿<sup>②</sup>。作品描写大银行家的儿子吕西安·娄凡始而对社会厌恶格格不入，到最后终于完全摆脱这个丑恶社会的过程，揭露了路易·菲里普时期财阀集团的卑鄙，丑恶，和立宪政体的虚伪，显示出作者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态度。

这部未完成稿又名《红与白》，作者解释说：“《红与白》，为了唤起关于《红与黑》的记忆，也为了提供记者们一些报导材料。红：共和派吕西安；白：保王党少妇夏士特莱。”

### 1835年(贝尔五十二岁)

本年司汤达在西维达——维基亚和罗马渡过。继续写《吕西安·娄凡》，并开始写作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自传体作品：《亨利·勃吕拉》，这是一本了解司汤达青少年时期思想和生活的重要材料。

### 1836年(贝尔五十三岁)

5月：司汤达回国休假。他在法国外省作了一次旅行。经过里昂时，读到一本长达200多页的，记述里昂工人暴动的手稿。后来他写的《一个旅行者的见闻录》，就是根据这次旅行的收

<sup>①</sup> 保罗三世，即亚历山大·德尔内斯(Alexandre Famise)，于1534—1549年任罗马教皇。

<sup>②</sup> 1901年才开始由后人整理出版。

获写成的。

### 1837年(贝尔五十四岁)

2月21日:从这一天开始,到1838年1月9日止,司汤达又继续用暗码写日记。

日记记述了他对拿破仑,对同时代的一些著名人物,以及对法国民族、妇女、音乐艺术等的看法,是研究司汤达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这部分日记,长期未被发现,直到1958年才为法国文艺学家里夫偶然获得后经整理由巴黎若塞·科蒂书店出版问世。

这一年,司汤达开始写《一个旅行者的见闻录》。

### 1838年(贝尔五十五岁)

本年,司汤达到英国旅行。

同年,《一个旅行者的见闻录》出版。虽然没有引起当时读者的重视,但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一般作品避而不谈的法国的社会问题(如平民的贫困及其原因)。还写到里昂工人起义。

这一年,司汤达口述辉煌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sup>①</sup>仅仅化了5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后来他回忆说:“我在口述时,全凭即兴而成。口述这一章时,我并不知道下一章将是什么。”

### 1839年(贝尔五十六岁)

前半年在巴黎,下半年重返西维达——维基亚住所。

年初,他发表了中篇小说《加斯特里的女修道院院长》,通过贫苦青年朱理欧·勃朗契福特和意大利贵族少女爱丽娜·德·康比莱里之间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等级森严和教会的虚伪。

4月:发表《巴尔玛修道院》。这是一部反映1796年至1830年意大利北部反对“神圣同盟”反动统治,争取自由幸福的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法布里斯·德尔·唐柯始而崇敬拿破仑立志为社会服务,而最后被迫从事教会事业的过程,揭露了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猖獗,显示了人民民主力量的增长。作品中写到滑铁卢战争,就其描写的严谨、真实,不带任何浪漫主义色彩的点缀来说,在描写战争的文学中是独具一格的,滑铁卢的场面是脍炙人口的生动的画面。托尔斯泰曾对巴黎的记者说:“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是司汤达。”

10月:开始写作最后一部小说《勒密爱》,一直到逝世,作品没有完成。从写作计划中可以看出,作品描写的对象是路易·费力普时代的法国社会。作者曾一再更改书名,其中之一就是:《路易·费力普统治下的法国人》。

### 1840年(贝尔五十七岁)

仍在西维达——维基亚住所。身体极度困顿。

4月:巴尔扎克给韩斯迦夫人去信,信中谈到:“贝尔先生新近有书出版,依我看来,这是五十年来最美的书了。”巴尔扎克所指的“最美的书”,就是《巴尔玛修道院》。

9月25日:《巴黎杂志》第三期目(也是最后一期)上,刊登了巴尔扎克的文章《贝尔先生研究》,小标题是《勿烈特立克·司汤达》。在这篇长达172页的热情洋溢的文章中,巴尔扎克对《巴尔玛修道院》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谈了自己的感受,说自己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时,就“大吃一惊”;读第二遍时,原来认为显得累赘之处都“一一消失了”,最初以为“冗长、罗苏”的细节,也认为都是“必要”的了。他说:“我被这部杰作吸引住了,我感到其中一切都是十分和协的,自自然然地或是独具匠心地统一并衔接在一起。”

<sup>①</sup> 中译本的另一书名叫《芭尔玛宫闱秘史》。司汤达写作速度一般较快,《阿尔曼斯》仅写了18天。

在这篇文章中，巴尔扎克还称司汤达是当代“‘观念文学’的最卓越的大师之一。”巴尔扎克是法国第一个热情赞扬司汤达的作家，他的评价引起了当时法国文坛对司汤达的重视，是作者生前绝无仅有的荣誉。

10月29日：司汤达从西维达——维基亚给巴尔扎克去信<sup>①</sup>，感谢他对《巴尔玛修道院》的高度评价，同时对风格问题坦率地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司汤达认为，在风格上应该做到明白清楚，言之有物。他说自己在写《巴尔玛修道院》时，每天早晨要读两三页“民法”，帮助自己获得适当的语调，并达到完美自然。

#### 1842年(贝尔五十九岁)

司汤达生病于巴黎休假。

3月22日：这一天，作家还在工作，为他的《苏奥娜·斯考拉斯提喀》写序言。

3月23日：司汤达在巴黎外交部门前街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人们将他送到一家药房急救，后来又将他送回住所——小校场新开路一家旅馆。经过几小时的临终挣扎，始终昏迷不醒，于夜间与世长辞，终年59岁。

作家被安葬在孟马特尔公墓，那天只有他的几位朋友为他送葬，其中有：科隆，梅里美和屠格涅夫。依照作家生前的愿望，在墓碑上写着：阿里果·贝尔 米兰人 写作 恋爱 生活。

作者生前没有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但司汤达自己并不灰心，他曾说过：“我梦想在1860年或1880年左右，也许会得到一些成功。”作者生前好友梅里美也认识到这位作家的博学多识和卓越才智，因此在讣告中写道：“也许，二十世纪的某一位评论家会从十九世纪卷页浩繁的作品中发现贝尔的书，并且比我们的同时代人更公正地对待它们。”

司汤达的许多重要的作品长年被搁置在格勒诺布尔的档案室里，到了十九世纪末，才渐渐引起人们注意，当地一位中学教师斯特林斯基，将他的作品发表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司汤达的名字已在法国和世界文坛上获得了卓越的地位。

#### 我校文科举办学术活动日

今年四月开始，我校在文科各系分散开展学术活动的基础上，每两周集中一个下午为文科学术活动日，举行学术讲座，题目由报告人自定，师生自由听讲，内容广泛形式灵活多样。实践证明，这样的学术活动日，有利于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科研的开展。具体说来，有六点好处：

1. 促使教师共同探讨学术问题，集中精力搞科研，增加了事业心，同时也融洽了感情，增强了团结。

2. 调动了老教师的积极性，有的老教师年老体弱，不能担任一门课的教学，但请他们讲一点科研的心得是很乐意的。如许杰先生、戴家祥先生，虽已廿年不讲学了，但都欣然作了学术报告。

3. 鼓励了中青教师的上进心。因为学术活动日的定期举行，对他们也是一个推动。

4. 对学生来说，扩大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并可以满足程度高的学生的求知欲。

5. 可以督促教师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检查他们的科研成果和质量，为评定教师职称提供了依据。

6.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并为增设进修课准备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sup>①</sup> 司汤达给巴尔扎克的回信，共拟了三封，但不知巴尔扎克收到的是那一封。